帶著seNse去旅行

我的致敬之旅<1>

文/林子勤

2007年5月，第二期《seNse》順利出刊之後，我和我的編輯戰友，重新回到原本的生活，竟不約而同有種半醉半清醒的感覺。

「透過雜誌，夢想可以無限延伸、互相連結，然後慢慢發酵，像釀酒一樣，大家一起品嚐，喝完了，大夥兒就一起醉了。」

我改編網路玩家Akibo的話，向我的夥伴解釋這種出刊後的宿醉現象。

回想我的大學生涯，似乎從某一天開始，我就一直在為出一本雜誌做準備了。

「這使得一切變得如此不同。」(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.)

有機會把想像中的那條路走一遍，還有人可以作伴，這是人間最幸福的事了。

既神秘又溫暖的出版國王－詹宏志

「雜誌的一半屬於編者，另一半屬於讀者。」將雜誌送到這些人的手上，我的夢想彷彿又完成了另外一半。

時間：2008年9月28號

地點：誠品台中中友店

活動：《綠光往事》新書茶會及分享會

「每個出版社的出現，都是因為有一本書沒有人出。有人覺得這書很好，但老闆覺得不能賣，一氣之下，就自己開個出版社。」

－詹宏志　城邦出版集團創辦人

這段話落在我們那本雜誌的倒數第三頁，背景是編輯團隊的全版合照。在我心目中，這正是《seNse》雜誌出版的最佳註腳。

大二那一年，《杏園》41期順利出刊後，我接下杏園社長。有一天，學務處的辦事員找上我，語重心長地與我討論《杏園》的未來。他似乎是希望我們慎重地考慮：是否還要繼續出版一本頁數厚重、經費龐大、卻常常發不完、最後堆在學務處的刊物。

就在那一天之後，我展開了漫長的探索之旅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發現「有一本雜誌沒有人出，我覺得這本雜誌很好，但校方覺得不值得出」。

最後，我的確也是「一氣之下，就自己想辦法出一本新的雜誌。」

詹宏志的出版理念深深地影響我。在「一氣之下」的期間，我埋怨過校園貧脊的文藝風氣，也鄙視過只懂得辦嘉年華的單位。但學經濟出身的詹宏志，卻用理性的經濟原理，重新建立我對出版的想法。

「…我們大學時候，幾個文藝青年，寫詩集賣不好，就會批評這社會沒有水準。他可以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態度來看待這件事，但我不能。我會想很多，一本書賣不好，是表示社會在當下不需要它，並不是它不好。如果這書有價值，我應該尋求一個非市場性的架構來處理它，如果用到市場



「每個出版社的出現，都是因為有一本書沒有人出。有人覺得這書很好，但老闆覺得不能賣，一氣之下，就自己開個出版社。」
－詹宏志　城邦出版集團創辦人
這段話落在我們那本雜誌的倒數第三頁，背景是編輯團隊的全版合照。在我心目中，這正是《seNse》雜誌出版的最佳註腳。

的架構，就更應該擅用這個市場，並針對它的結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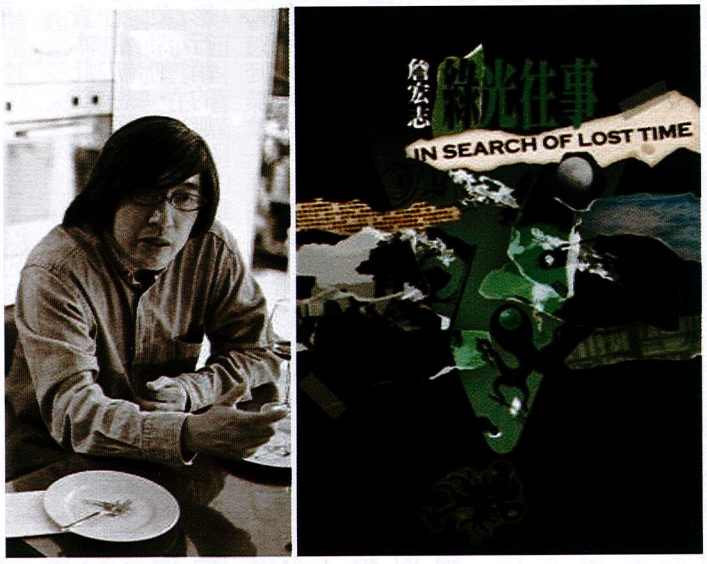
—詹宏志《他們說：有關書與人生的一些訪談》

詹宏志常謙虛地說：自己是「書呆子」(made by books, ruined by books)，接觸書的時間比接觸活人更長，在外人看來也許是個神祕的人。然而，這兩年來他陸續出版了《人生一瞬》和《綠光往事》兩本回憶式的散文集，看似冷靜的敘事之中，其實早已流露了某種生命的溫度。

和偶像見面的那一天，我很難在短時間裡向他表達：這一本小小的雜誌能夠出刊，是因為我緊抓住了他的話，為自己的信念背書；而我能夠在校園裡作小小的出版業，更是深受他的啟蒙。

但無論如何，能夠親手將這本小小的雜誌，送到這位大出版家的手上，已經非常令人滿足了。

座談會上我提了一個問題，這位神秘而溫暖的出版國王，回答我的最後一句話是：「不要急～你還沒有老。」這句話像是一隻歷經風霜的大手，結實地拍在我焦慮的肩膀上。



詹宏志的作品「綠光往事
描寫在伊拉克打戰的時候所見到的種種

帶著seNse去旅行

我的致敬之旅<2>

文/林子勤

相較於詹宏志，很多人不能理解我為什麼這麼迷戀林宜融。我寫過幾篇文章試著解釋：這位長著古典翅膀，卻飛入現代叢林的音樂信使(messenger)，某種程度代言了我嚮往的特質與使命。希望他順利圓夢的心情，彷彿像是，自己的夢想也會跟著實現一般。

既古典又現代的音樂信使－林宜融

時間：2008年12月20號

地點：金石堂台中福科店

活動：《英倫琴緣》簽書會



當年編雜誌的時候，我請社團裡的資深樂迷tree為讀者介紹一首好歌。好歌的定義是－大家都聽過，但可能不太熟、不太知道背後有故事的歌。當時tree跟我說他口袋裡有一首歌可以寫，似乎是一首他小心翼翼地收進口袋的好歌。文章寫成之後，我本來打算在網路上同步介紹這首歌，讓讀者可以一邊聽歌，一邊讀tree的文章。可惜我太懶惰了，一直沒有把那首歌放上網站。不小心埋沒了一首好歌，心裡總有一點點愧疚。

直到有一天，陶晶瑩在星光大道問林宜融：「今天要唱哪一首歌？」的時候，林宜融講出了「那首歌」的名字。不曉得tree當時看到那一段的心情是什麼。我當時的感覺是－林宜融好像講出了一個「密碼」，一個只有某些人聽得懂的密碼。聽得懂的人，很難不為它感到興奮。

The Girl from Ipanema－我們的雜誌介紹了這首Bossa Nova的經典歌曲，而林宜融在流行音樂的比賽上，不約而同地選唱了這首風格特殊的曲子，令評審和觀眾耳目一新。林宜融說，她想透過音樂讓人們知道世界有多麼美好。而我們的雜誌，不也有著在同樣的使命嗎？如此看來，選擇了同一首歌，就未必只是偶然了。

「當你遇見美好的事物時，所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它分享給四周的人；這樣，美好的事物才能在世界上自由自在的散播開來。」－《少年小樹之歌》

作為一本小雜誌的總編，能把那篇文章，引介給台灣「The girl from Ipanema」唱得最好的女歌手，我想應該是給專欄作家最好的回報了。

我的致敬之旅

回想起來，有些故事真的是早就寫好放在那裡的。一本小小的雜誌，已經陪著我去見過好幾個偶像，好幾個「夢幻讀者」了。在編雜誌的時候，我深受某些人的影響，於是把他們的啟蒙凝結起來，落在版面上。出刊之後，我帶著雜誌去見這些人，彷彿就是我的致敬之旅。

「不管是寫哪一種書，我都感覺：我好像在寫給高中時候的那個自己。那個是我熟知的人，我又知道他當時的痛苦。我很希望能夠變成一個從未來回來的鬼，告訴他說：其實以後的事情是這個樣子的。這個世界，你現在求知若渴的東西，有一天你會知道那大概是如何。」－詹宏志　in　2008開卷好書獎BV(Book Video)

如果要我寫給高中剛畢業的自己，我大概還是要告訴他說：去尋找你的典範、你的偶像。如果有機會，試著去接近他，去測試一下你對他的崇拜來自何方。伸出手，摸摸看那個你渴望變成的人，是否擁有真實的溫度。

和林宜融見面的那一天，我壓抑著狂飆的心率，故作鎮定地將《seNse》遞給她，並翻到「The Girl from Ipanema」那一頁。短短的對話之中，我試著想告訴他：看到她在流行音樂節目上，選了一首不落流俗的歌曲時，是非常令人興奮的。





e Girl from nema

文/

Bossa Nova是巴西音樂裡的一種樂風，葡萄牙文中的「Bossa」，是一種覺人舞曲；而Nova則是「新」的意思，Bossa Nova改用英文來說，可以說是一種「新節奏」（new beat）。1958年，巴西樂手AntÔnio Carlos Jobim、Vinicius de Moraes，三人創造出了Bossa Nova，並在60年代初期引進美國。不久後，這種「新節奏」大受歡迎，因為最早是由爵士樂手引進，Bossa Nova也成為爵士樂的一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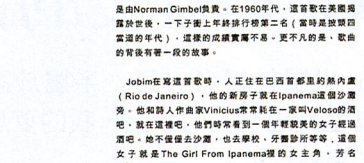
「新節奏」的樂風基礎來自於森巴，但是有更複雜的合聲以及簡潔的節奏，將一般音樂較沉重的部分刪去，所以聽來相當輕盈，加上歌手低聲吟唱，給人一種慵懶的感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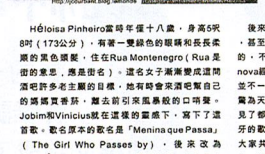
說到Bossa nova，就不得不提起一首經典名曲－「The Girl From Ipanema」。

這首歌是由鋼琴作曲家AntÔnio Carlos Jobim譜曲，葡萄牙歌詞則是由Vinicius de Moraes填寫，而英文歌詞則是由Norman Gimbel負責。在1960年代，這首歌在美國揚眉於世後，一下子衝上年終排行榜第二名（當時是披頭四當道的年代），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。更不凡的是，歌曲的背後有著一段的故事。

Jobim在寫這首歌時，人正住在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（Rio de Janeiro），他的新房子就在Ipanema這個沙灘旁。他和詩人作曲家Vinicius常常耗在一家叫Veloso的酒吧，就在這裡吧，他們時常看到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經過酒吧，她不僅僅去沙灘，也去學校、牙醫診所等等，這個女子就是The Girl From Ipanema裡的女主角，芳名HÊloisa Pinheiro。







① The Girl from Ipanema此一名曲Getz/Gilberto這張爵士專輯裡，這張專輯獲得了1965年葛萊美獎年度最佳專輯，同時也是滾石雜誌（Rolling Stone Magazine）排名為500張最佳專輯裡第454名。

② 右起為Antônio Carlos Jobim，Vinicius de Moraes。

③ Héloisa Pinheiro當年的美麗身影和Jobim的手稿。

HÊloisa Pinheiro當時年僅十八歲，身高5呎8吋（173公分），有著一雙綠色的眼睛和長長柔順的黑色頭髮，住在Rua Montenegro（Rua是街的意思，應是街名）。這名女子漸漸變成這間酒吧許多老主顧的目標，她有時會來酒吧幫自己的媽媽買香菸，離去前引來風暴般的口哨聲。Jobim和Vinicius就在這樣的靈感下，寫下了這首歌。歌名原本的歌名是「Menina que Passa」（The Girl Who Passes by），後來改為「GarÔta de Ipanema」，到了美國，填上英文歌詞就變成「The Girl From Ipanema」。

後來有人察覺，歌曲背後的故事也許不是這樣，甚至也有人說這首歌不是Jobim和Vinicius所寫的，不管謠言怎麼說這首歌已稱得上是Bossa nova經典中的經典；它的英文歌詞和葡萄牙歌詞並不一樣，相同的是，歌曲開始，眾人看見一個驚為天人、身材姣好的妙齡女子，每個男孩子看見了都為之心動；到了副歌就略顯不同，在葡萄牙的歌詞裡，那個美麗不屬於任何一個人，而是大家共有的；那個容貌是上天給予所有人的禮物。情境在Vinicius的筆下顯得十分詩意；英文歌詞則比較像愛情故事，但是歌裡的男主角卻很

